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瑗人饌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羅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瑩斷臂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鉶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鳴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人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蠡殼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

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
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
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
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
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
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敘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
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
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
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梔子華髮爲贅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
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
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噪雨嘯
颺欻悲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

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
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
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
子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
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
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
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尙
猶工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霖或曰霖以曲爲
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霖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
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霖也又不

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妖𦵏病𦵏爲業以求錢也
𦵏之歆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
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𦵏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
其穉枝鋤其直過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𦵏皆病文人畫
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旣泣之三
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蠶悉埋於地解其縲縛以五年爲
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𦵏之館以貯
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
病𦵏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
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

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
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督以終
之如之何其消督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
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
極於瞽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怕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
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開將使巫求之而卒
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
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
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
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
引而之於旦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
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

寄子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年敘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錄敘

羽琕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爲有土之孝孫使視赧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習鼎六百名者有西宮

襄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尙書以今文讀讀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土民耶蓋相與世之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

歷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難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耑有三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

本朝自

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

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

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吏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

本朝之賦

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緩決者
予勾者勾囚之日

皇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

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八仕如故此

本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戍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

內廷營造

行在所幸治驛道皆雇民給直

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

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

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阨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况其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

族何足數也況其降乎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力歲三日況其降乎至其鼎鑊磔質夷三族之刑亡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髻鬣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室築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惑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民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隰荒濱窮鄉鼠壤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閒歲上聞爲肢末憂謂宜有文臣埒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顙泣者必有投械而

起仰祝

聖清千萬年俛祝雲初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佐
千祿新書自敘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

殿試

殿試

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

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
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上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虞既試八
人者則恭遜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

皇帝覽

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鑾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

皇帝升太和殿貢上畢見前三人

賜進士及第冠服由

午門中道出乃出自

端門

天安門皆當馳道

賜宴禮部如故事先

殿試旬日爲覆試遴楷法如之

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

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

授翰林院官

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
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

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

顧問

祖

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遴楷法如之京
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八選則乘輅車衡天下之文章
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
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
試考試有閱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龔自珍中禮部試

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
輅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
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背之病二
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旣成命之
曰下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龔自珍謹

敘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烜
走訪龔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
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滌筆而僂
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
出省貢士之遽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
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婢矣哉先
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頗黝然黑謖然
清仿佛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
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詩十卷無罣濁俚窳
俶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閒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

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竽笙鳴是其可狀者也
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
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
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睠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
嗇於命情又嗇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
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敘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厯之世朝政
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
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謹系多間人或剖一書或刻一帖其小
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
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怛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

遲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畱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苟文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箸書敘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喁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沒儒者之